



中
国
历
史
通
俗
演
义

· 中卷 · 蔡东藩 / 著

南北史演义



毛泽东推荐给党的高级干部的中国历史读物

毛泽东要求儿子阅读的历史必读物



中央编译出版社



中
国
历
史
通
俗
演
义

· 中卷 · 蔡东藩 / 著

南北

演义



毛泽东推荐给党的高级干部的中国历史读物

毛泽东要求儿子阅读的历史必读物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北史演义/蔡东藩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1

(中国历史通俗演义)

ISBN 978-7-80211-648-1

I. 南… II. 蔡… III. 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1004 号

南北史演义·中卷

出 版 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王正斌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 话 (010) 66509360 (总编室) (010) 66509246 (编辑室)
(010) 6650936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字 数 682 千字

印 张 4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9.80 元 (全三册)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66509618

目 录



第三十四回	齐嗣主临丧笑秃鹫 魏淫后流涕陈巫蛊	1
第三十五回	泄密谋二江授首 遭主忌六贵浣诛	8
第三十六回	江夏王通叛亡身 潘贵妃入宫专宠	14
第三十七回	杀山阳据城传檄 立宝融废主进兵	21
第三十八回	张欣泰败谋罹重辟 王珍国惧祸弑昏君	27
第三十九回	谏远色王茂得娇娃 窃大宝萧衍行弑逆	34
第四十回	萧宝夤乞师伏虏阙 魏邢峦遣将夺梁州	41
第四十一回	弟子與尸潰师洛口 将帅协力战胜钟离	48
第四十二回	诬通叛魏宗屈死 图规复梁将无功	55

第四十三回	充华产子嗣统承基 母后临朝穷奢极欲	62
第四十四回	筑淮堰梁皇失计 害清河胡后被幽	68
第四十五回	宣光殿省母启争端 沃野镇弄兵开祸乱	75
第四十六回	诛元爰再逞牝威 拒葛荣轻罹贼网	82
第四十七回	萧宝夤称尊叛命 尔朱荣抗表兴师	89
第四十八回	丧君有君强臣谢罪 因敌攻敌叛王入都	96
第四十九回	设伏甲定谋除恶 纵轻骑入阙行凶	103
第五十回	废故主迎立广陵王 煽众兵声讨尔朱氏	110
第五十一回	战韩陵破灭子弟军 入洛宫淫烝大小后	117
第五十二回	梁太子因忧去世 贺拔岳被赚丧身	124
第五十三回	违君命晋阳兴甲 谒行在关右迎銮	131
第五十四回	饮宫中魏主遭鸩毒 陷泽畔窦泰死战场	138
第五十五回	用少击众沙苑交兵 废旧迎新柔然纳女	144



第五十六回	战邙山宇文泰败溃 幸佛寺梁主衍舍身	151
第五十七回	责贺琛梁廷草敕 防侯景高氏留言	158
第五十八回	悍高澄殴禁东魏主 智慕容计擒萧渊明	165
第五十九回	纵叛贼朱异误国 却强寇羊侃守城	172
第六十回	援建康韦粲捐躯 陷台城梁武用计	179
第六十一回	困梁宫君王饿死 攻湘州叔侄寻仇	186
第六十二回	取公主侯景胁君 篡帝祚高洋窃国	193
第六十三回	陈霸先举兵讨逆 王僧辩却贼奏功	200
第六十四回	弑梁主大憝行凶 裔侯贼庶支承统	207
第六十五回	杀季弟特遣猛将军 鸩故主兼及亲生女	214
第六十六回	陷江陵并戕梁元帝 诛僧辩再立晋安王	220
第六十七回	擒敌将梁军大捷 逞淫威齐主横行	227



第三十四回 齐嗣主临丧笑秃鹫 魏淫后流涕陈巫蛊

却说南康侯子恪本不与敬则通谋。他曾为吴郡太守，因朝廷改任张瓌，卸职还都。募闻都下有此谣传，不禁大骇。起初是避匿郊外，嗣得宫中消息，谓将尽杀高、武诸孙，乃拚死还阙，徒跣自陈。到了建阳门，时已二更三点了，中书舍人沈徽孚，与内廷直阁单景俊，正密谈遥光残忍，无法解救。适萧鸾睡熟，拟将三更时刻，暂从缓报。可巧子恪叩门，递入诉状，景俊大喜，忙至寝殿中白鸾。鸾亦醒寤，令景俊照读状词，待至读毕，不禁抚床长叹道：“遥光几误人事！”乃命景俊传谕，不准妄杀一人，并赐高、武子孙供饌，诘旦悉遣还第，授子恪为太子中庶子。

嗣闻敬则出发浙江，张瓌遁去，叛众多至十万人，已达武进陵口，高、武诸陵，俱在武进。乃亟诏前军司马左兴盛、后军将军崔恭祖、辅国将军刘山阳、龙骧将军胡松等，共赴曲阿，筑垒长冈。又命右仆射沈文季都督各军，出屯湖头，备京口路。敬则驱众直进，猛扑兴盛、山阳二垒。兴盛、山阳竭力抵御，尚不能敌，意欲弃垒退师，又苦四面被围，无隙可钻，不得已督兵死战。胡松引着骑兵，来救二垒，从敬则后面杀人。敬则部众虽多，大都乌合，顿时骇散。兴盛、山阳趁势杀出，与胡松并力合攻，敬则大败。崔恭祖又倾寨前来，正值敬则返奔，便挺枪乱刺，适中敬则马首，敬则忙跃落马下，大呼左右易马，怎奈左右俱已溃乱，仓猝不及改乘，那崔恭祖的枪尖又刺入敬则左胁。敬则忍痛不住，竟致仆地，兴盛部将袁文旷刚刚杀到，顺手一刀结果性命。余众或死或逃，一个不留。当下传首建康，报称叛党扫平。

时齐主鸾已经病笃，太子宝卷急装欲走，都下人士惶急异常。至捷报传到，方得安定。所有敬则诸子悉数捕诛，家产籍没，宅舍为墟。敬则母尝为女巫，生敬则时，胞衣色紫，母语人道：“此儿有鼓角相。”及年龄稍长，两腋下生乳，各长数寸，又梦骑五色狮子，侈然自负。善骑射，习拳术，萧氏得国，实出彼力，因此官居极品，父子显荣。只是天道昭彰，善恶有报，似



敬则的逼死苍梧，助成篡逆，若令他富贵终身，子孙长守，岂不是惠迪反凶，从逆反吉吗！至理名言。

左兴盛、崔恭祖、刘山阳、胡松四人，平敬则有功，并得封男。谢朓先期告变，亦得擢迁吏部郎，朓三让不许。惟朓妻王氏常怀刃衣中，欲刺朓谢父，朓不敢相见。同僚沈昭略尝嘲朓道：“君为主灭亲，应该超擢，但恨今日刑于寡妻！”朓无言可答，惟赧颜相对罢了。为当日计，却亦难乎为朓！

是年七月，齐主鸾病歿正福殿，年四十七。遗诏命徐孝嗣为尚书令，沈文季、江祐为仆射，江祀为侍中，刘暄为卫尉；军事委陈太尉显达，内外庶务，委徐孝嗣、萧遥光、萧坦之、江祐；遇有要议，使江祀、刘暄协商；至若腹心重任，委刘俊、萧惠休、崔惠景三人。此外无甚要言，但面嘱太子宝卷道：“作事不可落人后，汝宜谨记勿忘！”看官听着！为了这句遗嘱，遂令宝卷委任群小，任情诛戮，搅乱得了不得，终弄得身亡国灭呢。是谓天道。

宝卷即位，谥鸾为明皇帝，庙号“高宗”。鸾在位只五年，改元二次，残刻寡恩，事多过虑，平时深居简出，连郊天大典都屡次延约，始终不行。又尝迷信巫觋，每出必先占利害，东出云西，西出云北，及疾已大渐，尚不许左右传闻。无非推己及人，防他变乱，但如此为帝，有何趣味！且因巫觋进言，谓后湖水经过宫内，不利主上，乃欲堵塞后湖，作为厌胜。其实宫中取饮，全仗此湖，鸾为疗疾起见，至欲因噎废食，亏得早死数日，事乃得寝。史家称他起居俭约，宫禁肃清，罢新林苑，废钟山楼馆，斥卖东田园囿，舆辇舟乘，剔去金银，后宫服饰，概尚朴素，御食时有裹蒸一大枚，尝令剖作四块，食半留半，充作晚餐，从前高、武俭德，亦不过如是。哪知圣帝明王，德量宽广，不在区区小节；若徒从俭省一事传作美谈，岂非是不虞之誉，未足凭信么？评论精严。

这且不必絮谈，且说太子宝卷，素性好弄，不喜书学，乃父亦未尝斥责，但命尽家人礼。宝卷求每日入朝，有诏不许，但使三日一朝。夜间无事，辄捕鼠达旦，恣情笑乐。至入承大统，不愿谘询国事，但与宦官宫妾等，终日嬉戏，彻夜流连。梓宫殡太极殿中，才经数日，即欲速葬。徐孝嗣入内固争，始延宕了一月，出葬兴安陵。宝卷临丧不哀，每哭辄托云喉痛。大中大夫羊阐入临，号恸俯仰，脱帻坠地，露首无发，好似秃头一般。宝卷瞧着，忍不住狂笑起来，且笑且语道：“秃鹫啼来了！”左右闻言，亦笑不可抑，统做了掩口葫芦。到了奉灵安葬，宝卷越无哀思，从此欢天喜地，纵乐不休。左右嬖幸，捉刀随侍，俱得希旨下敕，时人遂有“刀敕”的称呼。扬



州刺史始安王萧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右仆射江谟，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更番入直，分日帖敕，朝三暮四，无所适从。眼见是纪纲日紊，为祸不远了（暂作一结）。

魏主宏闻齐主病殂，却下了一道诏敕，证经引礼，不伐邻丧，说得有条有脊，居然似仁至义尽，效法前贤。哪知他却有三种隐情，不得不归，乐得卖个好名，引兵北去。极写魏主心术。看官听我叙来，便可知晓。魏主南下，留任城王澄及李彪、李冲居守（见上回）。彪家世孤微，赖冲汲引，超拜太尉，此次共掌留务，偏与冲两不相容，事多专恣。冲气愤填胸，历举彪过，请置重辟。魏主但令除名。冲余恨未平，竟病肝裂，旬日毕命。好去重会文明太后了。洛阳留守，三人中少了二人，魏主不免担忧，遂动归志。这是第一层。还有高车国在魏北方，服魏多年，此次魏主南侵，调发高车兵从行，高车兵不愿远役，推奉袁纥树者为主，抗拒魏命。魏主遣将军宇文福往讨，大败奔还。更命将军江阳王元继，再出北征，继主张招抚，一时不能平乱。魏主未免心焦，拟自往北伐，所以不能不归。这是第二层。最可恨的是宫闱失德，貽丑中冓，累得魏主躁忿异常，不得不驰还洛都，详讯一切。魏主好名，偏遇艳妻出丑，哪得不恨！

原来冯昭仪谗谋得逞，正位中宫，本来是鱼水谐欢，无夕不共，偏偏魏主连岁南下，害得这位冯皇后凄凉寂寞，闷守孤帏。适有中官高菩萨，名为阉宦，实是顶替进来，仍与常人无二，而且容貌顾盼，资性聪明，每日入侍宫帏，善解人意。冯皇后很加爱宠。他竟巧为挑逗，引起冯后怒火，把他侍寝，权充一对假鸳鸯。谁知他阳道依然，发硌一试，久战不疲，冯后是久旱逢甘，得此奇缘，喜出望外。真是一个救苦救难的大菩萨。嗣是朝欢暮乐，我我卿卿，又得阉竖双蒙等，作为腹心，内外瞒蔽，真个是洞天花月，暗地春宵。但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莫为，冯皇后虽买通侍役，代为掩饰，终不免漏泄出去，使人闻知。会魏主女彭城公主，曾为刘昶子妇，年少嫠居，冯后欲令她改嫁，即为亲弟北平公冯夙求婚，请命魏主，魏主却也允许。偏是公主不愿，将近婚期，竟潜挈婢仆十数人，乘轻车，冒霖雨，直达悬瓠，进谒魏主，跪陈本意，且言后与高菩萨私乱情形。魏主将信将疑，又惊又愕，只好暂守秘密，还鞠实情。这是第三层。途次忧愤交并，竟致成疾。

彭城王勰筑坛汝滨，祷告天地祖宗，自乞身代，果然神祖有灵，勰仍无恙，魏主却渐渐告痊。行至邺城，接得江阳王继来表，招抚高车，已有成效，树者虽亡入柔然，但也有出降意，尽可无忧。魏主稍稍放心，休养旬





月，就在邺城过冬。越年为魏主太和二十三年，就是齐主宝卷永元元年（年序不便常混，故本编屡次点清），正月初旬，魏主即自邺还洛，入一宫廷，便拿下高菩萨、双蒙，当面审问。二人初尚狡赖，一经刑讯，才觉熬受不住，据实招供，并说出冯后厌襁情事。

先是彭城公主南赴悬瓠，冯后恐公主汗发阴私，渐生忧虑，召母常氏入宫，求托女巫襁厌，使魏主速死，自得援文明太后故例，另立少主，临朝称制。又尝取三牲入宫，托词祈福，阴实为厌襁计。常氏或自诣宫中，或遣婢入宫，与相报答。偏迅雷不及掩耳，那高菩萨、双蒙等，已被魏主讯得确供，水落石出。冯皇后原是惊惶，魏主亦气得发昏，旧疾复作，入卧含温室中。

到了夜间，令菩萨等械系室外，召后问状，后不敢不来，入室有遽色。魏主令宫女搜检后身，得一小匕首，长三寸许，便喝令斩后。后慌忙跪伏，叩头无数，涕泣谢罪。魏主乃命她起来，赐坐东楹，隔御寝约二丈余，先令菩萨等陈状，菩萨等不敢翻供，仍照前言陈明。魏主瞋目视后道：“汝听见否？汝有妖术，可一一道来。”后欲言不言，经魏主一再催迫，方乞屏去左右，自愿密陈。魏主使中宫侍女，一概出室，惟留长秋卿白整在侧，且起取佩刀，指示后面，令她速言。后尚不肯语，但含着一双泪眼，注视白整。魏主会意，用棉塞整两耳，再呼整名，整已无所闻，寂然不应，乃叱后从实供来。后无可抵赖，只得呜呜咽咽，略述大概。亏她老脸自陈。魏主大愤，直唾后面。且召彭城王勰、北海王祥入室，嘱令旁坐。二人请过了安，见后亦在座，未免局促不安。魏主指语道：“前是汝嫂，今是他人，汝等尽管坐下。”二人方才谢坐。魏主又语道：“这老嫗欲挟刃刺我，可恶已极，汝等可穷问本末，不必畏难！”二人见魏主盛怒，只好略略劝解，魏主道：“汝等谓冯家女不应再废么？彼既如此不法，且令寂处中宫，总有就死的一日，汝等勿谓我尚有余情呢！”二王趋退，魏主即命中官等送后入宫，后再拜而出。

过了数日，魏主有事问后，令中官转询，后又摆起架子，向中官叱骂道：“我是天子妇，应该面对，怎得令汝传述呢？”中官转白魏主，魏主大怒，即召后母常氏入宫，详述后罪，并责常氏教女不严，纵使淫妒。常氏未免心虚，恐为厌襁事连坐致刑，不得已挝后百下，佯示无私。魏主尚顾念文明太后旧恩，不忍将后废死，但敕诛高菩萨、双蒙二人，并嘱内侍等不得纵后，略加管束，就是废后敕书，亦迟久不下。所有六宫嫔妾，仍令照常敬



奉，惟太子恪不得朝谒，示与后绝，这真算是特别加恩了。未免有情。

会闻齐太尉陈显达督领将军崔慧景规复雍州诸郡，魏将军元英迎战，屡为所败，被齐军夺去马圈、南乡两城，魏主病已少痊，力疾赴敌，并命广阳王拓跋嘉，从间道绕出均口，邀截齐军归路。齐军前后受敌，杀得大败亏输，显达南走，慧景亦还。魏主虽然欣慰，但跋涉奔波，终不免有一番劳顿，病骨支离，禁受不起，又复病上加病，奄卧行辕。彭城王勰，旁侍医药，昼夜不离，饮食必先尝后进，甚至蓬首垢面，衣不解带。好兄弟，好君臣。魏主命勰都督中外诸军事，勰面辞道：“臣侍疾无暇，怎可治军？愿另派一王，使总军务。”魏主道：“我正恐不起，所以命汝主持，安六军，保社稷，除汝外尚有何人？幸勿再辞！”勰乃勉强受命。

既而魏主疾亟，乘卧舆北归，行次谷塘原，病势益甚，顾语彭城王勰道：“我已不济事了，天下未平，嗣子幼弱，倚托亲贤，所望惟汝！”勰泣答道：“布衣下士，尚为知己尽力，况臣托灵先皇，理应效命股肱，竭力将事。但臣出入喉膂，久参机要，若进任首辅，益足震主，圣如周旦，尚且遁逃，贤如成王，尚且疑惑，臣非矫情乞免，实恐将来取罪，上累陛下圣明，下令愚臣辱戮呢！”勰非不知远虑！后来仍难免祸，功高震主之嫌，非上智其能免乎！魏主沉吟半晌，方徐答道：“汝言亦颇有理，可取过纸笔来。”勰依言取奉纸笔，由魏主强起倚案，握笔疾书，但见上面写着：

汝第六叔父勰，清规懋赏，与白云俱洁，厌荣舍绂，以松竹为心。吾少与绸缪，提携道趣，每请朝纓，恬真邱壑。吾以长兄之重，未忍离远，何客仍屈素业，长婴世网？吾百年之后，其听勰辞蝉舍冕，遂其冲挹之性也！

书至此，手已连颤，不能再写，乃掷笔语勰道：“汝可将此谕付与太子，愜汝素怀。”勰见魏主困惫，扶令安卧。魏主喘吁多时，又命勰草诏，进授侍中北海王详为司空，平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嘉，为尚书左仆射，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令与太尉咸阳王禧，尚书右仆射任城王澄，并受遗命，协同辅政，随即口述己意，命勰另书道：

谕尔太尉、司空、尚书令、左右仆射、吏部尚书：惟我太祖丕不之业，与四象齐茂，累圣重明，属鸣历于寡昧，兢兢业业，思纂乃圣之遗踪，迁都嵩极，定鼎河瀍，庶南荡瓯吴，复礼万国，以仰光七庙，俯济苍生，天未假年，不永乃志。公卿其善毗继子，隆我魏室，不亦善欤！可不勉之！

勰俱书就，呈与魏主阅过，魏主始点首无言。是时惟任城王澄，广阳王嘉从军，嘉为太武帝焘孙，澄为景穆太子晃孙，年序最长，齿爵并崇，当由



魏主召人，略述数语。二王奉命退出，懿仍留侍。越二日，魏主弥留，复语彭城王懿道：“后宫久乖阴德，自寻死路，我死后可赐她自尽，葬用后礼，庶足掩冯门大过，卿可为我书敕罢！”懿复依言书敕，书毕呈阅，魏主已不省人事，顷刻告终。年三十有三。

魏主宏雅好读书，手不释卷，所有经史百家，无不赅览，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自太和十年以后诏册，俱亲加口授，不劳属草，平居爱奇好士，礼贤任能，尝谓人君能推诚接物，胡越亦可相亲，如同兄弟。又尝诫史官道：“直书时事，无讳国恶，人主威福自擅，若史复不书，尚复何惧！”至若郊庙祭祀，未有不亲，宫室必待敕始修，衣冠迭经浣濯，犹然被服。在位二十三年，称为一时令主。惟宠幸冯昭仪，以致废后易储，有乖伦纪，渐且酿成宫闱丑事，饮恨而终，这可见色为祸原，常人且不宜好色，况系一国的主子呢。大声疾呼。

彭城王懿与任城王澄等计议，因齐兵尚未去远，且恐麾下变，只得秘不发丧，仍用安车载着魏主，趲程前进。沿途视疾问安，仍如常时，一面飞使赍敕，征太子恪至鲁阳，及两下会晤，才将魏主棺殓，发丧成服，奉恪即位。咸阳王禧，是魏主宏长弟，自洛阳奔丧，疑懿为变，至鲁阳城外，先探消息，良久乃入。与懿相语道：“汝非但辛勤，亦危险至极！”懿答道：“兄识高年长，故防危险，弟握蛇骑虎，不觉艰难。”禧微笑道：“想汝恨我后至哩。”此外东宫官属，亦多疑懿有异志，密加戒备。懿推诚尽礼，无纤芥嫌。俟恪即位，即跪奉遗敕数纸。恪起座接受，一一遵行。当下令北海王详及长秋卿白整等，赍着遗敕，并持药入宫，赐冯后死。冯后尚不肯引决，骇走悲号，整指挥内侍，把后牵住，强令灌下。小子有诗叹道：

尤物从来是祸苗，
一经专宠便成骄；
别宫赐死犹嫌晚，
秽史留贻恸北朝！

欲知冯后曾否服毒，且俟下回再表。

萧鸾一生凶诈，而独有狂愚之嗣子，拓跋宏一生英敏，而独有淫恶之艳妻。先贤有言，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鸾之不德，宜有是儿。魏主好文稽

古，兼长武事，顾乃不能制一妇人，菩萨为祟，厌禳继兴，巫蛊不足，甚且挟刃图逞天下。好妒之妇人，未有不淫，好淫之妇人，未有不悍。魏主宏为色所迷，已乖伦纪，身为元绪公，险作刀头鬼，犹沾沾于文明太后之私恩，不声罪以诛之。夫文明太后，有杀父之大仇，尚不知报，何怪淫后之胆大妄为，效尤益甚！其得安殂谷塘原，保全首领以殁，亦幸矣哉！然后知凶诈者固不足诘谋，英敏者亦非真能制治也。





第三十五回 泄密谋二江授首 遭主忌六贵洊诛

却说魏冯后见了毒药，尚不肯饮，且走且呼道：“官家哪有此事，无非由诸王恨我，乃欲杀我呢！”嗣经内侍把她扯住，无法脱身，没奈何饮毒自尽。白整等驰报嗣主，咸阳王禧等欢颜相语道：“若无遗诏，我兄弟亦当设法除去，怎得令失行妇人，宰制天下，擅杀我辈呢！”魏主恪遵照遗言，尚用后礼丧葬，谥为“幽皇后”。仍命彭城王勰为司徒，摄行冢宰，委任国事，一面奉梓宫还洛阳。守制月余，乃出葬长陵，追谥皇考为“孝文皇帝”，庙号“高祖”，并尊皇妣高氏为文昭皇后，配飨高庙（高氏见三十二回）。封后兄肇为平原公，显为澄城公。从前冯氏盛时冯熙为文明太后兄，尚公主，官太师，生有三女，二女相继为后，还有一女亦纳入掖廷，得封昭仪。子诞为司徒，修为侍中，聿为黄门郎。侍中崔光尝语聿道：“君家富贵太盛，终必衰败。”聿变色道：“君何为无故诅我？”光答道：“物盛必衰，天地常理，我非敢诅咒君家，实欲君家预先戒慎，方保无虞。”聿转白父熙，熙不能从。过了年余，修获罪黜，熙与诞先后谢世，幽后废死，聿亦摈弃，冯氏遽衰。述此以讽豪门。高氏遂得继起，一门二公，富贵赫奕，几与冯氏显盛时相去不远了。这且待后再表。

且说齐主萧宝卷，嗣位以前，曾简萧懿为益州刺史，萧衍为雍州刺史。衍闻宝卷入嗣，萧遥光等六人辅政，遂语从舅参军张弘策道：“一国三公，尚且不可，今六贵同朝，势必相图。乱将作了。避祸图福，无如此州，所虑诸弟在都，未免遭祸，只好与益州共图良策呢！”弘策亦以为然。懿为衍兄，衍所说“益州”二字，便是指懿。嗣是密修武备，多伐竹木，招聚骁勇，数约万计。中兵参军吕僧珍，阴承衍旨，亦私具橐数千张。

已而懿罢刺益州，改行郢州事，衍即使弘策说懿道：“今六贵比肩，人自画敕，争权夺势，必致相残。嗣主素无令誉，狎比群小，慄轻忍虚，怎肯委政诸公，虚坐主诺！嫌疑久积，必且大行诛戮。始安欲为赵王伦（晋八王之一），形迹已露，但性褊量狭，徒作祸阶，萧坦之忌克陵人，徐孝嗣听人

穿鼻，江祐无断，刘暄暗弱，一朝祸发，中外土崩。吾兄弟幸守外藩，宜为身计。及今猜嫌未启，当悉召诸弟西来，过了此时，恐即拔足无路了。况郢州控带荆湘，雍州士马精强，世治乃竭忠本朝，世乱可自行匡济，因时制宜，方保万全；若不早图，后悔将无及呢！”懿默然不应，惟摇首示意。弘策又自劝懿道：“如君兄弟，英武无敌，今据郢、雍二州，为百姓请命，废昏立明，易如反掌，愿勿为竖子所欺，貽笑身后！雍州揣摩已熟，所以特来陈请，君奈何不亟为身计！”懿勃然道：“我只知忠君，不知有他！”语非不是，但未免迂愚。弘策返报，衍很为叹息。自遣属吏入都，迎驃骑外兵参军萧伟及西中郎外兵萧憺，并至襄阳，静待朝廷消息。

果然永元改元，甫阅半年，即有二江被诛事。江祐、江祀是同胞兄弟，系景皇后从子，与齐主鸾为中表亲（景皇后系鸾生母，见三十一回）。鸾篡帝祚，祐与祀并皆佐命。所以格外信任，顾命时亦特别注意。卫尉刘暄，乃是敬皇后弟（敬皇后系鸾故妃，亦见三十一回），与二江同受遗敕，夹辅嗣君。当时宝卷不道，屡欲妄行，徐孝嗣不敢谏阻，萧坦之依违两可，独祐常有谏诤，坚持到底，致为宝卷所恨。宝卷平日最宠任茹法珍、梅虫儿二人，祐又屡加裁抑，法珍等亦视若仇讎。徐孝嗣常语祐道：“主上稍有异同，可依则依，不宜一律反对。”拓答道：“但教事事见委，定可无忧。”专欲难成。

宝卷失德益甚，拓欲废去宝卷，改立江夏王宝玄，独刘暄与他异议，拟推戴建安王宝夤（宝玄宝夤并系鸾子，见三十一回）。原来暄前为郢州行事，佐助宝玄，有人献马，宝玄意欲取观，暄答道：“马是常物，看他甚么？”宝玄妃徐氏，命厨下燂炙豚肉，暄又不许，且语厨人道：“朝已煮鹅，奈何再欲燂豚？”为此二事，宝玄尝恚恨道：“舅太无渭阳情。”暄闻言亦滋不悦。至是人秉政权，当然不愿立宝玄。祐因暄异议，乃转商诸萧遥光。看官阅过上文，应知遥光本意，早图自取。此时正想下手，怎肯赞同祐意，推立宝玄！惟又不便与祐明言，只好旁敲侧击，托言为社稷计，应立长君。祐知他言中寓意，出白弟祀，祀亦谓少主难保，不如竟立遥光，累得祐惶惑不定，大费踌躇。如此大事，怎得胸无主宰！

萧坦之正丁母忧，起复为领军将军，祐乘便与商，谓将拥立遥光。坦之怫然道：“明帝起自旁支，入正帝位，天下至今不服，若复为此举，恐四方瓦解，我却不敢与闻呢！”祐乃趋退。坦之恐为祐所累，仍还宅守丧。

吏部郎谢朓素有才望，祐与祀引为臂助。召朓入语道：“嗣主不德，我等拟改立江夏王，但江夏年少，倘再不堪负荷，难道再废立不成！始安王年





长资深，乘时推立，当不致大乖物望。我等为国家计，因有此意，并非欲要求富贵呢！”眇未以为然，不过支吾对答。说了数语，便即辞归。可巧丹阳丞刘泓奉遥光密遣，致意与眇，嘱使为助。眇又随口敷衍，似允非允。泓返报遥光，遥光竟命眇兼知卫尉事。眇骤得显要，反有惧心，即转将泓祀密谋，转告太子右卫率左兴盛。兴盛却不敢多言。眇又说刘暄道：“始安王一旦南面，恐刘泓等将人参重要，公将无从托足呢！”暄佯作惊惶，俟眇去后，即驰报遥光及拓。遥光道：“他既不愿相从，便可令他出外，现在东阳郡守，正当出缺，令他继任便了！”拓独入阻道：“眇若外出，适足煽惑众人，必于我辈不利，请早日翦除为是！”比遥光更凶。遥光乃矫制召眇，收付廷尉，然后与徐孝嗣、江拓、刘暄三人，联名具奏，诬眇妄贬乘舆，窃论宫禁，私谤亲贤，轻议朝宰，种种不法，宜与臣等参议，肃正刑书等语。宝卷游狎不遑，无心查究，便令他数人定讞，当即论死，勒令狱中自尽。眇入狱后，还想告讦遥光等阴谋，意图自脱，偏狱吏不容传书，无从讦发，乃流涕叹息道：“我虽不杀王公，王公由我而死（指前回王敬则事）！今日罹祸，不足为冤，我死罢了！”遂解带自经。

遥光即欲发难，不料刘暄又复变计。看官道是何因？他想遥光得位，自己把元舅资望凭空失去，转致求荣反辱，所以变易初心。萧衍谓刘暄暗弱，尚非定评，暄实一反复小人，不止暗弱而已。拓与祀见暄有异，也不敢从速举事。遥光察悉情状，恨暄切齿，潜遣家将黄县庆刺暄。暄正出过青溪桥；护队颇多，县庆惮不敢出，留匿桥下。偏暄马惊跃而过，惹动暄疑，仔细侦察，方知由遥光暗算，幸得免刺。由惊生惧，由惧生怒，竟想出一条釜底抽薪的计策，密呈一本，报称江拓兄弟罪状。宝卷仰承遗训，不肯落后，即传敕召拓，并即收祀。祀正入值内殿，略得风声，忙遣使报拓道：“刘暄似有异谋，应如何防备？”拓尚不以为意，但说出镇静二字。有顷由敕使驰至，召拓入见，暂憩中书省候宣。忽有一人持刀入省，用刀环击拓心胸，张目叱拓道：“汝尚能夺我封赏么？”拓仓皇辨认，乃是直阁袁文旷，不由地颤动起来。文旷前斩王敬则，论功当封，拓坚执不与。文旷因此挟嫌，乘势报复，先将拓击伤，然后用械锁拓。俄而又来敕使，传敕处斩，文旷即将拓牵出，交与刑官。拓至市曹，祀亦被人牵至，两人相对下泪，喉嚨难言。只听得一声号令，魂灵儿已驰入重泉，连杀头的痛苦也无从知觉了。兄弟同死，却免鸩原遗恨。

宝卷既除江拓，无人强谏，好似拔去眼中钉，乐得逍遥自在，日夜与左

右壁幸，鼓吹戏马。每至五更始寝，日晡乃起，台阁案奏，阅数十日乃得报闻，或且被宦官包裹鱼肉，持还家中，连奏牍都不见着落。一日乘马出游，顾语左右道：“江拓常禁我乘马，此奴尚在，我怎得有此快活呢！”左右统是面谈，盛称陛下英明，乃得除害，宝卷又问江拓亲属，有无留存，左右答道：“尚有族人江祥，拘系东冶，未曾处决。”宝卷道：“快取纸笔来。”左右奉呈纸笔，就从马上书敕，赐祥自尽，令人传往东冶。东冶乃是狱名，祥本以疏亲论免，至此被诛。此外江拓家属，不问可知，小子也毋庸细述了。

萧遥光虽未连坐，心下很是不安，季弟遥昌，领豫州刺史，已病终任所，只有次弟遥欣，尚镇荆州，他遂与遥欣通书，密谋起事，据住东府，使遥欣自江陵东下，作为外援。事尚未发，遥欣偏又病亡，弟兄三人，死了一双，弄得遥光孤立无助，懊恼异常，宝卷亦阴加防备，尝召遥光入议，提及江拓兄弟罪案，遥光益惧，佯狂称疾，不问朝事。

会遥欣丧还，停留东府前渚，荆州士卒，送葬甚多，宝卷恐他为变，拟撤他扬州刺史职衔，还任司徒，令他就第。当下召令人朝，面谕意旨，遥光恐蹈拓覆辙，不敢应召。一面收集二弟旧部，用了丹阳丞刘讽及参军刘晏计议，托词讨刘暄罪，夜遣数百人，破东冶出囚，入尚方取仗，并召骁骑将军垣历生统领兵马，往劫萧坦之、沈文季二人。坦之、文季已闻变入台，免被劫去。历生遂劝遥光夜攻台城，遥光狐疑不决，待至黎明，始戎服出厅，令部曲登城自卫。历生复劝他出兵，遥光道：“台中自将内溃，不必劳我兵役。”历生出叹道：“先声乃能夺人；今迟疑若此，怎能成事呢！”萧坦之、沈文季两人人台告变，众情恟惧。俟至天晓，方有诏敕传出，召徐孝嗣入卫，人心少定。左将军沈约也驰入西掖门，于是宫廷内外，稍得部署。遥光若从历生计议，早可入台，然如遥光所为，若使成事，是无天理了。徐孝嗣屯卫宫城，萧坦之率台军讨遥光，出屯湘宫寺，右卫率左兴盛屯东篱门，镇军司马曹虎屯青溪桥，三路兵马，进围东府。遥光遣垣历生出战，屡败台军，阵斩军将桑天受。坦之等未免心慌。忽由东府参军萧畅及长史沈昭略自拔来归，报称东府空虚，力攻必克。坦之大喜，便督诸军猛攻。东府中失去萧、沈两人，当然气沮，萧畅系豫州刺史萧衍弟，沈昭略系仆射沈文季从子，两人俱系贵阀，所以有关人望。垣历生见两人已去，益起贰心，遥光命他出击曹虎，他一出南门，便弃槊奔降虎军。虎责他临危求免，心术不忠，竟喝令枭首。遥光闻历生叛命，从床上跃起，使人杀历生二子，父子三人，统死得无名无望，恰也不必细说。

